荆州失关羽，有些问题不能大意放过

□ 耿学清

“这么大的关公圣像绝对吸引人。”在荆州“全球最大青铜关公像”落成近一年时，年过八旬的韩美林说。

一般人难以想到，近期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点名批评的荆州关公像，是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教授韩美林的“封山之作”。

更吊诡的是，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和住建部通报，很少有人会知道，这座“荆州旅游新地标”竟然是一个违规、违建产物。

“是否拆除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韩老师对这个事情不作回应。”10月14日，记者在向韩美林一方了解关公像设计与荆州古城规划衔接工作时，韩美林的助理孟女士回应说。而湖北省住建厅及荆州市方面则表示“高度重视”；“正在研究和处理”。

在10月8日公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报》中，住建部明确指出“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范围内建设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57.3米”，违反了经批准的《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

相比设计、建成时大力宣传的58米高度，通报中的关公像有所缩水。没有公开证据表明，高度减少与此前媒体报道的“关公像基座沉降”有直接关系——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一直强化的“全球最大”概念，以及违反规划的事实。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该市为首批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于2000年编制，后经两次修订完善。

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协调面（即古城内的建筑高度，逐步拆除影响古城风貌的景观障碍建筑），并创新提出了“古城内建筑高度控制和视线通廊的要求”。

规划清晰规定了新建筑物高度。重点保护区内为非建设地带，重点协调区内建筑高度控制在3层以下，总高度为9米，一般协调区内综合考虑改造开发效益和古城空间制度要求，“建筑物最大高度控制在5层以下，总高度为15米”。

57.3米高的关公像显然突破了荆州古城高度控规，足以睥睨整个荆州城。它于2014年动工，2016年正式横亘在荆州天际线，竟然一直未取得规划许可，“裸奔”至今。

相关监管部门并非不知情。2019年6月24日，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荆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发函告知“荆州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荆州古城东南侧建设的关公圣像基座上的雕塑未经规划许可”；“请依法查处”。8月12日，荆州市城管委向荆旅集团发函，责令其在2019年9月30日前予以整改。

函告发出后，未有下文，直至住建部通报才引起轩然大波。

这期间，关公义园还被授予湖北省第五批文化产业基地和荆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

只是，这样旨在吸引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的基地，至今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据媒体报道，荆州关公像被指底座出现超过10厘米的缝隙，正在下沉。而按照消防部门要求，位于关公像内部的防排烟系统需整改，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要整改必须破除关公雕像；“这基本上不可能”。

2017年，关公像经过近一年风吹日晒后，身上有些发红，韩美林说，“估计再过4年，它就能恢复原色，会更加好看”。

彼时，韩美林还打算为荆州关公像配上一匹巨型赤兔马雕塑，以凑齐他心目中“关公的‘仁’、青龙偃月刀的‘勇’和赤兔马的‘义’”。关公像手中那把“青龙偃月刀”重136吨，用了500吨级吊车才顺利吊起。

实际比例中，马比人大，为了不让关公像被马比下去，韩美林当时计划利用错觉来设计，三易其稿，“关公做小了，马做大了，可就要了命了”。

韩美林认为“丹麦的小美人鱼像，也就一米多高，吸引了多少人去看；比利时的‘撒尿小孩’像，还没有美人鱼大，有多少人去看。相比起来，关公的故事更多，我绝对看好未来”。

4年未到，荆州关公像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舆论热议其将会以何种方式被拆除。

住建部指导的《城市开发》杂志近日针对荆州关公像刊文称，打造文化地标最怕徒有其表，一味追求“最大”“最重”“最高”的形象工程，不仅耗神伤财，也起不到宣扬当地历史文化的效果，更赢不来游客的青睐和口碑。

超大体量建筑何去何从、又该依何种标准？中央早有明文规定。2016年2月，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明确指出，一些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要求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

4个月后的2016年6月17日，即农历五月十三——民间传说的关公磨刀日，占地228亩、总投资15亿元的关公义园正式开园，关公像正式亮相。

开园仪式由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荆州市人民政府、政协荆州市委员会共同主办。时任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荆州市市长杨智、鄂旅投公司总经理刘俊刚，以及韩美林共同启动仪式。

住建部在通报中要求，各地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文化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汲取教训，切实在城乡建设中延续历史文脉、塑造特色风貌、展现时代精神；将超大体量公共建筑、超高层地标建筑、重点地段建筑和大型城市雕塑作为城市重要项目进行管理。

关公义园开园时，韩美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亲自参加了关公圣像创作的每一个环节，“怕后人觉得没做好给炸了。”

关公像是炸还是拆，目前湖北及荆州当地主管部门暂未下结论。但是可以追问的是，当初那些主导、助推关公像“裸奔”亮相的人，因何顶着控规、监管以及中央的三令五申蛮干？如今面临整改，损失的国有资产投资又该谁来埋单？

10月16日晚，武汉，2020年首期大河讲堂在长江文明馆学术报告厅开讲。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博士通过网络视频连线，以“希望的理由”为主题，讲述了她早年在非洲坦桑尼亚冈比森林开展的对野生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视觉中国供图

烧炭自杀的年轻人留下重重谜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噩耗同时传到两个家庭——10月10日，甘肃省靖远县的薛守国和陈启雄分别收到了女儿薛欣欣（化名）和儿子陈晓伟（化名）在南京市一所酒店公寓自杀身亡的消息。

经证实，这两位刚满20岁的大三学生是一对情侣，就读于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班。今年7月，他们以南京景煌劳务公司劳务派遣人员的身份，来到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电子熊猫集团顶岗实习。

家属从公安机关得知，两名大学生从网上预订了3天房间。10月9日，酒店工作人员第一次开门未果。10月10日，警察破门而入，发现他们不仅反锁了房门，还用胶带堵住了缝隙。卫生间里放着两个烧炭的盆子，法医鉴定，死因是“碳氧中毒”。

薛守国告诉记者，家属从警方得知，陈晓伟在现场留有遗书，大意是“生活太累了，失望了”。

薛欣欣的叔公薛占峰称，他看过监控视频，两名年轻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0月6日23时之后。他注意到，薛欣欣推了陈晓伟一下，“神情不太像要自杀的样子”。除此之外，监控摄像头还记录了二人3次出入公寓，带酒、带盆、带着一个小黑包的画面。

10月19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双方家长表示，对两人自杀原因存疑，同时质疑学校、用工单位、劳务公司存在管理问题。目前，南京市公安局摄山派出所初步认定两人系自杀，并未立案，学校与家属正在协商处理此事。

多方信源表明，悲剧酿成以前，两位大学生欠过数额过万元债务。薛守国还帮女儿还过1万多元贷款。但两人自杀的原因仍是一个谜团。

“少说也有两三万元（债务），光他们宿舍，就有一位同学至少借给他1万元。”薛欣欣的姐姐提供的录音中，南京景煌劳务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她能确定陈晓伟背着债务。记者求证时，该工作人员重申此事属实。

一位同学也表示，实习期间，陈晓伟多次向同宿舍的其他3名同学借款，但每次都有借有还，借款理由是给女朋友看病，没想到最后一次，人没了，钱也要不回来了。离开时，他还带走了同宿舍一名同学的笔记本电脑。

在他眼里，陈晓伟老实，不爱说话。他曾发现陈晓伟在手机上玩一款类似抽奖的游戏。当时陈晓伟解释，这个游戏是花钱买的。

然而，父亲陈启雄却是在事发之后才从学校一位黄姓老师口中听说，陈晓伟或许和“黑拳”（有赌博性质的非法拳击比赛）扯上过关系，是否有外债，他并不知情，此前也没有收到催债信息。

在父亲眼里，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陈晓伟很“规矩”。他不止一次说，自己以后要好好挣钱，让妈妈不干活了。

陈启雄还说，自己在生活费方面从未“亏待”过儿子。他以前是瓜农，这两年又四处下煤矿、做小工，只要儿子说“没钱”，他都会“千儿八百”转过去，上头的哥哥姐姐也不时给弟弟打钱。

陈启雄知道，薛欣欣和儿子在县里的职业高中就是同学，上大学后，两人似乎是在谈恋爱。所以，他还会稍微把钱给得宽裕些。

薛欣欣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好几位亲戚认为，她性格开朗、手脚勤快，在家里较受父母偏爱。

但在今年3月，薛守国曾为女儿的事情生过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时，薛欣欣在家里上网课。她偷偷从微信转走了母亲两三千元。被察觉后，她给出的理由是，陈晓伟的妈妈得了病，她贷了一笔钱，把钱借给了陈晓伟，现在要还贷。

为此，薛守国向陈晓伟求证过，陈晓伟承认确有此事，但他的母亲已经不治身亡。

直至双方家长见面，薛守国才得知，这是一个谎言。“那时就想着人落难，也不好意思再追究钱。”薛守国说，当时，他第一次知道女儿在谈恋爱，但父女俩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细聊。

今年7月11日，薛欣欣外出实习后，薛守国又接到了来自兰州、武汉、北京的催贷电话，并在短信中接收了一份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发来的律师函，显示薛欣欣在京东金融欠了款，“多次催收，迄今仍未清偿”。次日，薛守国转给女儿9000元。

薛欣欣后来在微信里告诉父亲：“我全部还清了，就7850元，我在（再）没留，我会注销掉，就再也不能用（了）。”她还发给薛守国一张显示“全部待还0元”的账单。

8月28日，薛欣欣分别转给父母1000元，说自己发了3500元（的实习工资），剩下的够花了。

与薛欣欣一起实习的一名同学却说，实习期间，薛欣欣找舍友借过500元。这个女生与宿舍其他3个人都不是一个班的，平常也不爱说话，有时会和男朋友出去玩，加之工厂的班次不一样，所以，对方离开宿舍后，她们并没有注意。领班来过一次，发现问题之后就报了警。“领班”指的是景煌劳务公司工作人员。

“如果是钱的问题，孩子说了我们一定会还的，犯不着把命耍上。”陈启雄难过地对记者说。

陈启雄的手机坏掉过，只保存了8月28日以后的聊天信息。很多次，他向儿子陈晓伟发起视频聊天请求，都没有得到应答。此后一个多月里，父子俩之间也全是“今天休息吗”“你多休息”“不要加班”“给我打个视频”这样的简单对话。

10月4日，他给儿子发了一段自己在建筑工地工作的视频，他的“狗娃”没有回复他。此后，杳无音信。10月9日，他给儿子留了一句“我想你（得）很”。

薛欣欣与薛守国的交流相对多一些。5月17日，她告诉父亲，“今天老师开班会讲现在已经要开始找工作实习了，今年就业也比较难，我现在也学到的知识不多，我想休学，下学期从（重）新读一年，然后找个好工作。”

薛守国告诉女儿：“你按学校的安排，该实习就实习，应聘工作，文凭拿上，到社会上实习，实践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走正道，努力奋斗，老爸不拖你们的后腿，死也瞑目了。”最终，薛欣欣回复，“那我就不休学了吗？”

20多天后，她还将自己的“毕业生自荐书”发给了薛守国。她写道，两年间，自己掌握了C语言、Python、数据库、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附录的毕业生基本情况登记表也显示，她在班级排名第16名，两门课程获得100分，并获得过普通话、英语等级证书，在助学金征文大赛中取得三等奖。班主任的推荐意见是“该同学在校期间乐观向上、积极上进、待人真诚”。

随后，薛守国也给女儿转发过一些企业招聘信息，但女儿都觉得工作地有点儿远。

“（我）没念下书，是个农民，只说你吃好没，好好学习，规规矩矩，不要惹事，就行了。”陈启雄说，这是他对儿子唯一的要求。

还有一些碎片拼凑出家长并不知晓的儿女的另外一面，也成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在校方播放给他们的一段录音里，薛欣欣曾向同学借钱，哭着赌咒说，如果自己骗人，“我全家死光光”。

薛守国询问后得知，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初。但当时，包括薛欣欣在内，他们一家7口都在家中，无人发现。

劳务公司工作人员则告诉薛欣欣的姐姐，10月6日，薛、陈两人都需要上班，但陈晓伟找舍友倒了班。当天，薛欣欣还曾联系陈晓伟的妈妈，发过陈晓伟呕吐的视频，说他晕倒了，同学送他去了医院，自己正在上班，下班后去医院看他。

“我们想不通孩子为啥走这条路，到老到死，这件事都忘不了。”陈启雄说，现在他最大的心愿，是有人能给出一个答复，让他了解孩子死亡的真正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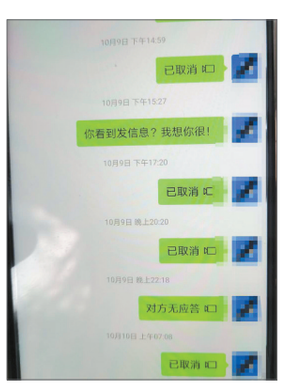
在交涉过程中，校方曾告诉家属，学生是委托给厂方在管理，由厂方给学生发放工资，此事应是由厂方负责，校方可以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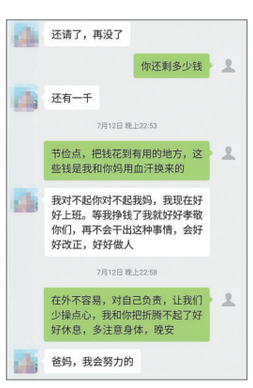
记者采访过程中，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处理与控制工程学院一位院领导说，学校正在积极处理此事。该院另一位参与善后事宜的教师告诉记者，他对孩子自杀的原因并不了解，自己以前应该见过这两名学生，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据当地媒体报道，得知消息后，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应急工作小组，安排3名工作人员于10月11日乘飞机赴南京核实并协助处理善后事宜。10月13日，学校又派法律顾问赴南京协助处理。家属于10月16日下午来到学校，学校为家属统一安排了食宿。目前，学校工作组还在与家属就此次事件处理进行协商。

对于家长的追问，南京景煌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他们积极配合警方调查，曾打算赶赴兰州慰问，但一名家属在电话里告诉他们不用特意赶过来了。

至于家属对孩子失联几天内的打卡监督工作的质疑，这名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自己看不到企业的排班表，“只能在下个月看到这个月的考勤”。





当事人与家属的聊天记录。 受访人供图

我 看

自古套路得人心 如今卖惨换现金

□ 杨 杰

很久以前，我们嘲笑选秀节目上选手总是卖惨，一个经典笑话是父亲告诉儿子，“等我死了你再去参加比赛，不然连海选都过不了。”起初我们对身世凄惨但天赋异禀的选手予以同情，后来哭天抹泪的人实在太多了，同情心都不够用了。

这些年，“卖惨学”在网络分支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大街上断臂残肢的乞讨者、抱小孩的妇女一样，网络卖惨几乎成为一种职业。你一定看到过一个胡子头发花白、满脸褶皱愁容的农民大爷，他旁边是醒目的几个大字：“帮帮我们”“果农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滞销”……滞销前面的词，可以是广东徐闻的菠萝、山西临猗的苹果、安徽的蜜橘。滞销商品千千万，只有大爷还是那个大爷。

2018年，网上一篇爆款文题为《痛心！四川大凉山眼看大雪封山，50万斤脆甜丑苹果抢收不及，求你帮老人孩子渡过这个难关》。文里说，因天灾频繁，交通不便，漫山遍野的丑苹果难运出售卖。里面还提到一位五年级的小女孩家里有3万斤苹果待售，“她最大的爱好是看书，说起她带着弟妹苦苦操持家里时，忍不住哭了出来，可能下年她就要出山去务工了”。文末，自然奉上苹果的购买链接。

很快，这篇文章就被打脸了——当地政府说，当年苹果产销两旺，经销商已经开始抢货了。媒体调查后发现，发布文章的是广东一家公司，图片是网上下载的，故事是编的，“属故意营造悲情画面，恶意引导消费者”。

那家广东企业被封了号，但时至今日，网络卖惨仍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存在着。有体面的老板，在办公室默默抹眼泪，受疫情影响，外销的蚕丝被被退单，发不出工资，原价499元，现价99元；有坚强的宝妈，被丈夫抛弃，带着3个孩子顽强拼搏，就靠着在网上卖点面膜维持生活，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一位博主路遇拾荒老人，给她又扛米、又送面，老人家徒四壁、衣衫破烂，博主临走时给她一沓钱，老人追着汽车下跪感谢。怎么看都觉得怪怪的，故事太过圆满，设计的痕迹颇浓。后来发现类似的情节反复上演，善良的博主如天降神兵，看望孤寡老人，给他们做饭打扫，或者买下老人所有的货品，还要多给一两百块。

博主们朴实无华的作品赚取了眼泪和粉丝，据说粉丝众多的大号，一条广告报价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十几万元。真是自古套路得人心，如今卖惨换现金。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靠同情积攒起的信任，一旦翻车，后坐力惊人。大家也许还记得2016年罗尔的那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网友觉得自己的爱心被消费了，感动的泪水终究是错付了。孩子最终没能留下，大人也受尽牵连。

本月，B站抗癌博主虎子去世了，生前经历的一场风波让他从云端跌入谷底。本来，他在视频里是一个肺癌晚期、家境惨淡、父母重病、家里欠债的不幸者，常在镜头前以苍白的脸色示人，鼻子插着呼吸管，有气无力地说想留点钱给儿子和父母。人们看他记录生命的最后历程，无不为之感动，解囊相助，帮忙填着医药费的窟窿。

后来，有网友突然发现虎子的大众点评账号上，常有人均几百元的餐厅消费记录、住五星级酒店，还有一部宝马车，舆论瞬间反攻，虎子视频里鼓励暖心的弹幕几乎全变成了嘲讽和谩骂，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他的艰难应该不止病痛。

一个人选择怎样的消费方式本来无可厚非，尤其对时日不多的人来说。直到现在，人们也说不清虎子到底是否刻意卖惨，如今人走了，空留一地喧嚣。

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一般认为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本能是利己，还有一种是同情。能够帮助他人，证明你是有价值的，是正向的自我反馈。此外，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希望当自己遇到困难也能有人支援，因此人们乐于施以同情。

这恰恰给了别人机会，利用人性赚钱。营销学认为，如果企业的营销活动能使人的大脑释放催产素，产生同情，人们就会觉得品牌或产品比较可信，从而容易建立信任关系。但是，卖惨换取财富密码会带来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渗透，好产品不如惨故事。未来，或许商家们得准备好如唐伯虎进华府般的比惨故事，才能从网友的口袋里掏出点碎银子了。

而且，卖惨能卖几回，爱心会耗尽，等到真正需要援助的个例发生时，人们的同情心已经磨出一层茧子，不再敏感了。